

怪
兽

研究

怪兽的人

兔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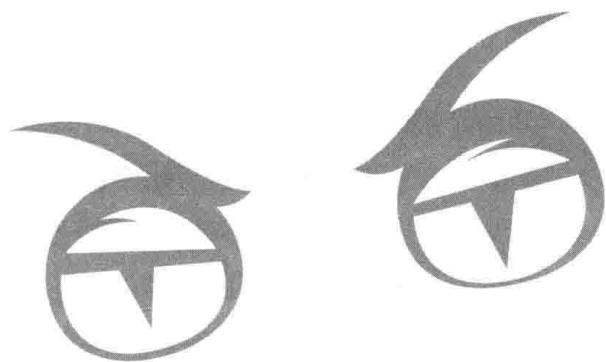
著

在被怪兽鲸吞后，我以鬼魂的身份寄住在它体内，开始研究它琳琅满目的器官，而我知道怪兽唯一的名字是现实。

研究怪兽，
最后变成了怪兽的一部分。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研究

怪兽的人

兔草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研究怪兽的人

Yanjiu Guaishou De Re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研究怪兽的人 / 兔草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598-0639-0

I. ①研… II. ①兔…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989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内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46 千字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自序：站在宇宙中央造一个梦

如果你悉心观察，一定会发现，大部分的写作者都有一个吊诡的童年，我也一样。三岁时，我突发高烧，烧至近四十度，三日不退，求医问道也找不出缘由，最后外婆买了一叠黄黄的钱纸拿去烧了，结果我不日便痊愈，家人后来说，那是因为平时喜欢摸我小脸的孙婆婆去世了，她想带走我。

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故事让我时时有偷生的错觉，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只是撬开了命运洪流的小小闸口，日后等着我的还有许多难。十岁那年，母亲生日，父亲买了一些假的小龙虾叫我回家吃饭，谁知我在路上遇到了车祸，被一个出租车撞伤，据后来的目击者说，我还差一米就要整个人撞到桥墩上，那可就不是胳膊骨折那么简单的事了，粉身碎骨也只是瞬间。

这两件事让我误会自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事实上，我只是时代洪流中的一粒微尘。

像所有青春期的顽劣少年一样，我受了某少年作家的蛊惑，开始幻想不学数学的升学方式，那时我除了语文一科侥幸及格外，其余时候都被各科老师当成了头号公敌，被数学老师当众扔粉笔，被年级主任叫去谈话，写信给校长斥骂学校的黑暗势力……事实上，这都是鸡蛋碰石头的行为，最终我被母亲发现考试不及格，拉回去痛打一顿。

兴许是小时候在医院里待了太久，看惯了冷兵器阵列般的吊瓶架，见多了生生死死，我的性格从某个地方开始分叉，长出了古怪枝桠，为了逃避母亲的责备，我平时伪装得无比正常，到了写文章时则针砭时弊，写了许多与年龄不符的东西。

后来被证明，这是我唯一的避风港，运气在最初的那十几年就耗尽

了。仅仅为了逃避死亡，就耗费了许多力气，哪儿还能期待别的事？最初的时候，我希望做个侦探，还世界一个真相，但年岁渐长，才发现这世界并无真相，于是我开始徒手学习虚构与捏造之术，希望自己制造案发现场，购置蛛丝马迹，那些倒在血泊里的真相无疑在提醒着我，如何时刻保持灵魂的清醒。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风港，写作又何尝不是，写作还能抽出记忆的筋脉，重新融成新的骨血。

在这个密布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买房焦虑的年代，现实即魔幻，用魔幻手笔去记录现实，难道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吗？我们这一代经验匮乏者，本就会在虚拟世界越坠越深，也许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老去的东西已死掉大半，新世界正在捉对厮杀，前无去路，后无退路，就像造了一个悬崖峭壁上的黑房子，四周是冰冷冷的栏杆，你哭喊已无用，只能坐下来想办法。对于大部分作者来说，写字不赚钱，名都来得极少，瞬间会被人遗忘，只是在堆字的刹那有些模糊的快感而已，或者在无法排解忧愁时变成发泄狂，也不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天分微薄，于是只好在多年磨难的人生后，把一张面瘫脸卸下，换上小丑面具。

但也能看到许多文字狂徒，几乎是以对抗者的面目站在宇宙中央造一个梦，世道艰难，生存不易，或许大隐隐于市才是最好的决定，而写小说算是一种较麻烦的逃避方式，一会儿躲在阴影屋瓦下凿壁偷听，一会儿又闯进单人小屋闭门造车，这行当简直是吃人的行当，宇宙黑洞，吸食少年无数。

当然，在这个世界将我们连骨带肉咀嚼得连渣都不剩时，我还是那个会在怪兽嘴中燃放烟火的人，这就是我的决定，持微暗之火，愿你寻得明灯。

兔草

目 录

自序

1/ 研究怪兽的人

11/ 月老术

17/ 请偷走舌头

21/ 请虚构我

39/ 霉变

49/ 发条怪

57/ 妻梦狗

65/ 难以下咽

73/ 别坐三十路公交车好吗？

79/ 你不是脸大，你只是没有下巴

87/ 那年夏天杀我的鱼

93/ 岁月贩卖机

101/ 兴趣小组

109/
失雨天

115/
鬼城

121/
被洗劫一空的人

135/
鹿羊火车站

141/
魔盒

151/
漂流瓶37号

161/
消失的可可

167/
童年标本

175/
吞纸人

179/
贱客

199/
盗口红的人

217/
大象入林

/ 研究怪兽的人

从这一刻起，我们开始屠杀蝌蚪，蝌蚪被养大，然后长出四肢，继而改名，变成绿色皮肤的丑陋青蛙，我们亲手将其养大，又亲手杀死它们，只是因为我们要养大的只是蝌蚪而已。

那天下午，我们找了个阴凉地，梧桐树的影子趴在水泥地上，大人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昏昏欲睡，透过窗户望进去，像一个又一个垂帘听政的太后，我们共同聚集在鬼坡上完成那个诡秘的仪式。“太残忍了，”住在隔壁楼的小女孩说，“不愿意养它们，可以放生，没必要全部杀死。”另一个男孩站了起来说：“你不懂，这只是为了试试胆量而已，连这种胆量都没有，怎么去探险？再说，你不杀它们，爸爸妈妈也要把它们弄死的。”

乌里的蝌蚪从来活不过秋天。秋天的时候，孩子们去上学，大人们便成群结队将蝌蚪倒入河流中，放学回家后，孩子们见蝌蚪失踪，总会哭闹，这样的哭闹至多持续三天，最后又变成了各式各样的欢声笑语，用楼下米粉摊摊主阿全的话来说，我们是自那时就学会对悲剧麻木的。

小孩子们使用各种奇形怪状的手段残杀蝌蚪，有的使用大剂量的盐水浸泡，有的将装蝌蚪的容器全部密封，还有的直接将蝌蚪捞出，活埋在田地里，一开始大家还战战兢兢，颇有一种犯罪的不安，但看着身边的人玩得不亦乐乎，他们也张开了翅膀，热烈拥抱这种难得的权利。

唯一郁郁寡欢的人是李离，他坐在梧桐树的脚边，目光里漏出一种

难以言说的愤怒与胆怯，他的两只手将玻璃罐子抱得死紧，仿佛那里头装的不是蝌蚪，而是某位亲人的骨灰。

那时候房子总是挨着房子，门总对着门，我们家和邻居家一墙之隔，彼此对对方家里的隐私知道得一清二楚。李离比我大一岁，妈妈是工人，爸爸是无业游民，一个月前他爸爸突然在海外谋得了一份职位，具体做什么，无人知晓，但所有人都开始疯传——李离的爸爸要去日本了，李离家要发大财了。

李离讲，他对蝌蚪本无感情，但那天放学时，他爸爸亲手将蝌蚪交到他手里，语重心长地说：“好好照顾自己，顺便养养蝌蚪，等我回来。”那天夜里，李离对这番话反复琢磨，他想，他爸爸的意思是不是只要蝌蚪长大了，变成了青蛙，爸爸就能回家了。

除了我之外，没人知道这件事，李离与众不同的行为彻底惹怒了恶霸陆欢，这个从小就横行霸道的小祖宗将李离的不合群视为了对他权威身份的蔑视。“李离，你怎么还不动手？”一边说，陆欢还拿脚一边踹李离说，“不想玩就他妈的别来啊！”

李离本来不想来，但他寻思，这是个替母澄清的好机会，自从他爸爸出国打工后，所有邻居看他们家娘俩的眼神就变得不对劲，李离私下里总嘀咕：“我爸爸只是出国打工了，又不是死了，他们怎么想的？”

没人知道李离妈的胸脯是在哪天开始长大的，但就在那个下午，她妈妈晒衣服时，轻薄衣衫里透出的巨乳令所有人大开眼界，“要不得，真是要不得，老公都不在家，还跑去隆胸。”那年月，隆胸整形对大部分乌里人来说还是个陌生名词，尤其是一个已经结婚了的老嫂子，老公不在家，还爱扮俏，心里多半有鬼。

李离妈妈的事成了一众街坊茶余饭后的下酒菜，李离也没好到哪里去，首先是他独生子的地位，在他妈妈胸脯肿大后变成了一个问号，李

离的奶奶早看儿媳不顺眼，这下对孙子的血缘也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自此，乌里的街坊们开始对李离家发生的事展开逻辑缜密的推理，最夸张的一种说法是李离爸爸早就知道李离妈给他戴了绿帽，所以扯了个理由去国外打工了。

李离从来不喜欢这种被窥视的感觉，也厌烦邻居街坊们无中生有的揣测，他努力扮演的好孩子形象也莫名其妙地一落千丈，就连参加游泳队游得太快也成了被人诟病的理由——太过争强好胜。

陆欢拿着刀子过来了，刀是小刀，平时用来削铅笔用的，没什么伤害力，切蝌蚪也并没有显得游刃有余，蝌蚪总是溜得太快，就像李离的眼神，那么游离。

“看着我，”陆欢使用了这种从港台电影里学来的黑帮询问术，然而李离依旧没有抬头，更没有看着陆欢，“不是我说你他妈的到底来干嘛的啊？”

这句话问到了点子上，李离身躯一震，终于灵魂归位，他放眼四周，小伙伴们手里的蝌蚪已经死得七七八八了，有的在盐水里，有的在地上，一片灾难景象，他突然站起身，对所有人摇了摇手里的瓶子，“你们还想要蝌蚪，我养的蝌蚪蛮好，而且不会死，你们可以找我领养，我帮你养。”

陆欢气极而笑，一双窄小的眼睛由于情绪激动而显得格外阴晴不定，他本来是想借助大人的威慑力来恐吓这帮小孩，不想被李离反将一军。

“你爸爸不在屋里你就了不起了是吧？你妈妈不干净，你也不干净，你养的蝌蚪能有多干净。”

原以为这句话会激怒李离，没想到李离却透露出了不同往常的平静，“干净不干净不是你说了算，再说，总比死了好。”

陆欢索性脱了衣服，露出一身腱子肉，同时把小刀甩在了地上，大

有一副今天李离不服软就不能活着离开这里的架势，所有乌里的小孩都变成了这起斗殴事件的围观者，有的小孩甚至把自己的身体往阴暗的楼道里塞了一塞——反正就算出了事，也可以藏起来。

看人见血，总比看蝌蚪有意思，尤其是在这个平静得不能再平静的小城区里，有人甚至跑远了一些通风报信，告诉其他地方的小孩，这里有好戏看了。

对李离来说，他压根不可能和陆欢动手，一旦他扬起拳头，必将坐实他是个问题少年的传闻。当然，家庭的管教也是一件避不开的事，李离的妈懦弱得很，从来只会训斥自己孩子有错，不会去骂别人家的孩子。

陆欢就不一样了，他是家里的小霸王，有恃无恐，陆家也算是这个穷破小地方唯一的富裕家庭，尤其是陆欢的奶奶，霸道得很，一旦有人说她孙子的不是，她立刻叉腰站在巷口破口大骂——“怎么啦？我们家欢欢头上有朵花啊？天天找我们家欢的歪。”

人们期盼着李离动手，期盼着李离替大家报仇，在这个不大的地方，还没有人敢做那个出头者，不时有小孩在窃窃私语地议论：“反正李离屋里都这样了，不如破罐子破摔算了，替我们出口气。”

令李离格外割舍不下的还有一件事，他把罐子交到我手里说：“帮我看一下好吧？”然后也脱掉跨栏背心，朝陆欢迎了上去说：“我们今天不打架好吧，我们比扳手腕。”

陆欢轻蔑地笑了笑，他知道李离不是什么善茬，他也积蓄了很久的耐心，指望这一次的“决战”可以真正分个高下，重塑他在这一片小孩心里的威信。

天上的云像是得到了某种启示，蠢蠢欲动，白色的天光退居幕后，黑色的空气溜了出来，将白色的云朵染成墨色。乌里的人对雨向来有一种敏感，这样的天气是雷阵雨即将降临的征兆，小孩子们把身体朝有遮

挡处挪了挪，并不打算错过这场好戏，他们像罗马角斗场里嗜血的群众，不停地喊着：“上啊，上啊，李离上啊！”

暴雨比暴力来得快，就在局势胶着之际，一桶一桶的雨水从天而降，浇洗了所有人观战的热情，即使围观的小孩还想赖在原地不走，大人却不耐烦了，他们从麻将桌、小卖部、凉席等地一跃而出，疯狂地捞捕着自己的幼崽。

陆欢的家人来得最快，她奶奶之前是医院的护士，又心疼孙子，生怕淋伤了淋惨了，特意举着一把花色大伞来招呼陆欢回家，陆欢不肯走，这是面子问题，他奶奶说，走不走，再不走，不给你买东西了。在金钱的威逼利诱下，陆欢只得离开，临走前给李离撂下了狠话——“我们走着瞧。”

很快，孩子们都被自家的大人领了回去，只有李离还站在雨里，他拿衣服挡住玻璃罐，整个人暴露在风雨里，他的家离这儿最远，没人肯给他伞，他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回去。

雨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中午才停，李离从家里出来，轻敲我家门，我妈很不耐烦地嚷了一声：“什么事？”又转头掐了我胳膊一下：“不是叫你不要跟他玩了。”

李离来找我，完全是因为有些话他没法跟别人说，蝌蚪死了一半，至于怎么死的，李离不清楚。他妈妈的说法是，雷打了一整夜，蝌蚪被吓死了，李离不信，就像他不信爸爸走了那么久一封信都没有寄回来一样。

没人知道李离的爸爸去了哪里，也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就连李离的妈妈都开始渐渐遗忘了这件事，他妈隆胸的原因后来被人知晓——只是受了同事的蛊惑而已，家里又没个可以商量的人拦着，所以做了些蠢事。但到底也没有给别人家带来什么灾祸。

暑假很快溜走，新学期来临，李离终于摆脱了无所事事养蝌蚪的状态，剩下的那批蝌蚪也活得颇有生命力，已经长出了细小的后脚，李离翻着一本科普书，念给我听——“到这一时期，蝌蚪成活率达95%以上。”李离说，他爸爸写了信给他，信是从日本来的。

李离说他爸爸在日本捡鲔鱼，鲔鱼是一种大型远洋重要商品食用鱼。在冲绳的一座岛屿上，每到某一时期，大量的鲔鱼就会随着海水冲到岸上。捡鲔鱼是一种高收入职业，就是工作强度有些大，因为鲔鱼出现的地点不定，有时是在地铁下头，有时是在水里，总之找起来有些麻烦。

我们那时都没有听说过地铁这种东西，只靠公交车出行，所以我猜想地铁是属于海洋世界或迷宫一类的玩意儿，李离爸爸打工的事终于有了确切的说法，邻居的风言风语便也暂时平息。

李离说，他的梦想是当科学家，研究怪兽，这样怪兽来攻打人类的时候，他就可以作为奥特曼，替人类出征，当然，最重要的是如果他当了科学家，赚了钱，爸爸就不用那么辛苦去捡鲔鱼了。

我说，捡鲔鱼是个好职业，除了比较腥，或偶尔看到鱼类的狰狞面目外，其他都好。李离在河边望着我笑说，那你替我去找我爸吧，看看他有没有在外头鬼混，我妈很担心他。

由蝌蚪变成青蛙是一个无比变态的过程，首先，蝌蚪会长出一个根本看不见的口，接着，它们会长出同鱼类完全不同的四肢，最后，它们会褪下墨色的外衣，迅速变成了乱蹦乱跳的两栖生物，它们终于有了更广阔的天地，不用闷在水里，但属于童年的美好，则完全消失不见。

李离爸爸离开的第二年夏天，李离开始变声，以前他声音秀气得很，像个小姑娘，后来莫名变得沙哑，唱歌也不好听了，他将之称之为蝌蚪式变化——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就像你不知道蝌蚪会变成青蛙。

我们乌里这边是南方的闭塞小城，一般没有外来客，有的话，一定会掀起不小的波澜，那天天气闷得很，所有人都在街边纳凉，摇着蒲扇，一个打扮时髦，戴茶色墨镜的人来到小卖部，找老板买了一瓶水。

“哟，您是从日本回来的啊？”

“是啊。”

“我们这里也有个人去日本打工了，听说赚了很多钱。”

“哦，做什么的啊？”

“听说是捡什么鱼。”

事情在后来的夜风里传得神乎其神，外来客偷偷在老板耳边留了一句话，依据这句话透露的消息，小卖部的许老板认为，李离的爸爸去日本没有做什么好工作，无非就是两件事——抬尸体和捡尸体。

至于究竟是哪种，不好下定论，“滔天的黑水”再一次袭击了“孤儿寡母”，李离坐不住了，书也不想念了，他本来成绩就一般，现在想直接去念中专。

李离讲，念中专也没有关系，怪兽照样可以研究，蝌蚪照样可以养，上几批养好的青蛙他已经拿去放生了，但这次的他决定拿到菜市场去卖卖看，不能白养！

李离的爸爸还是不时往家里寄钱，有时也会寄点礼物回来，那一年学期结束的时候，李离收到了一个放大镜，他对这个礼物很是满意，无论爸爸在哪里，总算能理解他的志向，这就行了。

虽说李离在饲养蝌蚪上颇有天赋，但在学校实验室里，他总是率先搞砸的那个，生物老师不喜欢他，化学老师也不喜欢，当然这或许带着所有乌里人习惯的偏见——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通常缺乏管教。

教生物课的罗老师天生清秀，还有一头黑缎带般的长发，她在生物课上嘱咐所有人，下节课，每个人带一只青蛙来，一共分成八个小组进

行膝跳反射的实验。李离沉在漫画书里的脑袋突然浮了起来，他站起来举手大喊——青蛙，青蛙，我有。

他以一个颇为得意的成交价，把青蛙卖给了同班同学，因为没有好好上课，他也完全不知道膝跳反射是个什么样的实验，还以为只是放青蛙在实验室里活蹦乱跳一阵。但到达实验室的那一刻，他就后悔了，在每个小组的长方形桌上，都装置了一个铁十字架，活像耶稣的受难仪式，为了给同学们演示膝跳反射是如何进行的，罗老师先使用了一个青蛙。

“很简单，先用剪刀剪掉青蛙的头部，然后用大针插入青蛙的脊柱，接着用小锤子敲击青蛙的大腿，你们会观察到膝跳反射……”

李离讲，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实验室的，那些青蛙虽然变丑了，可依然是他亲手养大的蝌蚪，这跟凌迟他没有什么区别。

“养蝌蚪有什么意思嘛，只有小的时候才可爱，长成青蛙总是要被人吃掉的，我爸爸估计十年八载都回不来了，我妈妈早就说了，我爸爸是去日本捡尸体去了，我妈妈说想离婚，她不想跟一个捡尸体的在一起，她没法再跟我爸爸睡觉了。”

李离离开乌里时是一个暴雨倾盆的午后，他没有通知任何人，包括我。据说，当时目睹那一切的是陆欢，他正准备去外国语高中报道，外国语高中是我们家乡最好的学校，他看见李离走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玻璃罐头，里头空空如也，并没有那些黑漆漆如眼球的小蝌蚪。

过了很多年后，我总是能想起李离和我说过的那个梦，梦里，他的放大镜突然有了魔力，只要放在蝌蚪身上一照，不到一厘米长的小蝌蚪就能变成了一种巨大的鲸鱼，游向深海，通过那片海，蝌蚪可以抵达他爸爸身边，捎一些祝福，但是他讲，梦里他对爸爸说了什么，已经全然不记得了。

